

网络原名【新疆盗墓家族往事】

DAO
MU
WANG
SHI

贰

盗墓往事

玉松鼠
YU
SONG SHU
著

一部真实的盗墓手稿，20余次探墓盗宝的详细过程。

一本新疆盗墓家族的自传史

还原盗墓现场 探寻中国古老的墓葬文化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玉松鼠
YU
SONG SHU
著



盜墓
往事

DAO
MU
WANG
SHI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第一章	注事如斯	001
第二章	沙漠老人	009
第三章	初涉古墓	018
第四章	乌孙疑迹	028
第五章	乌孙女尸	036
第六章	倒脚出货	044
第七章	楼兰古城	054
第八章	初入楼兰	067
第九章	宝物现世	080
第十章	安全撤离	095

目 录

【壹】

第十一章	矿坟历险	109
第十二章	斗宝始末	127
第十三章	奔赴学校	144
第十四章	耗子哥	157
第十五章	拜师学艺	166
第十六章	言传身教	180
第十七章	实践学习	193
第十八章	出师	213
第十九章	世事难料	228
第二十章	回到新疆	245
第二十一章	雷霆之怒	264

第二十二章	难猜的花姐	279
第二十三章	跟爷爷找宝	297
第二十四章	发现古坟	308
第二十五章	哈密之行	319
第二十六章	回鹘宝藏	332
第二十七章	大难不死	344
第二十八章	出货学艺	355
第二十九章	拜花姐为师	365
第三十章	交易惊魂	378
第三十一章	再次远行	390
第三十二章	成功踩点	400
第三十三章	首次出山	413
第三十四章	双坟记	425

目 录

【贰】

第三十五章	大有收获	436
第三十六章	尽情享乐	448
第三十七章	又见佳人	457
第三十八章	约见耗子哥	469
第三十九章	李昭的秘密	482
第四十章	连环局	490
第四十一章	柏杨村的准备	503
第四十二章	阴阳坟	513
第四十三章	一探究竟	524
第四十四章	凯旋	537
第四十五章	先痛而后快	548
第四十六章	与秦老头过招	559



回来后，我抽空就去看看爷爷。有时候他在家，不过看来心情不是很好，和我说不了两句，就打发我走了，每次去书房还关着门，不知道在干什么。再去得多的，除了小舅那儿，就是花姐那儿了。短短的一周，她跑了三次乌鲁木齐。我去跟爷爷说我也想去，爷爷不让，说什么孤男寡女的，不方便。我感觉他也没有成全我的意思，这事又不好再提，一时很烦恼，有空就蹲小舅家里，和他吹牛。不过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每次爷爷开始去找坟头的时候，最先消失的是他和花姐，接着就是叔叔，再后来，一群人就都不见了。我很着急，一是见不到花姐，二是快开学了，现在收获不大，而且爷爷还没看到我的成果。人在想表现的时候，没有舞台是件非常郁闷的事。

小舅回来就给我打电话，说是最近可能又要出去了，我有些高兴，但是没了刚回来时的那种激动。我也没问去哪儿，就问大概什么时候走。小舅说：“不清楚，要准备一下！”

我缠着小舅，非要他带我去八音沟消暑，天气实在太热了。小舅拗不过，叫上了二叔，二叔倒是明白我的心思，叫上了花姐，这让我很激动。上山时，二叔开着蓝鸟，撒丫子地跑，路倒不是很远，可是很难熬。我和花姐在后座，二叔开车，小舅坐前排，我不知道该找些啥话说，坐立不

安，又一阵阵脸红。车开出城的时候，我才憋了半句话：“花姐，你……你渴不？我给你倒点饮料？”

小舅没眼力见儿，“给我瓶啤酒，我渴了！”

我在后面白了他一眼，二叔看在眼里，看样子要不是开着车，他能笑翻到地上去。花姐戴着顶鸭舌帽，看了我一眼，轻轻摇了摇头表示不要。我们中间隔着半个人的距离，可是在我看来如同天堂和地狱的距离。我试着去抓她的手，下了几次决心，都感觉非常不妥当，最后还是放弃了，心中暗骂自己。车里开着空调，我的汗却不停地往外流，我不时地偷看她，她还是冷冰冰的。难道她就不会笑吗？

车里没有人说话，连小舅也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想着哪个姑娘呢，非常安静。我清了清嗓子，“调节一下气氛啊，我说个笑话，嗯，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小舅回过头说：“太棒了，你二叔爱听笑话，我也爱听！”

我突然发现自己干了件非常丢人的事儿，我本来想把这事儿推到小舅身上，我好趁机看看花姐的，没想到又落到我身上了。我的大脑开始光速运转，努力地挖笑话，可恼的是，冒出来的基本上全是跟宿舍那帮人才讲的荤段子。我挑了个最安全的，清了清嗓子，“嗯，有一只蝙蝠，死了，见了上帝。上帝说，可以满足它三个愿望！蝙蝠想了想，说我要四个愿望。上帝说，好，你说！”

我看了看周围，大家开始注意我了，花姐也看着我。我突然有点开心，于是坐直了身子说：“蝙蝠说，第一个愿望就是我想变白，因为我黑了一辈子了，下辈子不要黑。上帝说，没问题。蝙蝠说，第二个愿望就是我想喝血，一辈子喝血。上帝说，可以。蝙蝠又说，第三个愿望就是我要留着我的翅膀，有空还可以飞。上帝说，可以。蝙蝠又说，第四个愿望，我考虑了很久，人类都喜欢女人，我将来也会有女人，那就要天下所有的女人都喜欢我！上帝说，满足你，然后，一挥手，把它变成了一个物件。你们猜，这个物件是什么？”

小舅转身趴在座位上看着我，“物件？吃的吗？还是用的？”

我看了看花姐，她似乎也没猜到。我心里那叫一个得意，昂首挺胸地说：“嗯，吃不得，用得！哇哈哈，这个答案，过来的男人猜得到，没过

来的男人猜不到！”

花姐似乎猜到了，说了句：“无聊！”

但是我看到她嘴角的笑容了，心里一阵开心。

小舅还在那儿纠结：“白色的，带翅膀的，是什么呢？”

我笑了半天，“有个广告，不知道你看过没？”

小舅瞪大了眼睛，“啥啊？”

我捂着嘴，捏着嗓子说：“阿尔乐的保护，体贴又周到，带护翼哦！”

小舅看着我，下巴都快掉下来了，“护翼？护翼！卫生巾！”

我就等这会儿呢。我装作笑得前仰后合，直接扑到花姐的腿上，哈哈大笑。花姐居然没有抽我，这个便宜算是占到了。我坐起来，侧着身，笑着看花姐。她则冷冷地看着我，“你大学就学这个？”

我突然就觉得索然无味，有些结巴起来，“这个……这个，纯属娱乐，纯属娱乐我小舅，哈哈，娱乐！”

小舅看着我，居然说了句：“这个笑话不错呀，以后我去玩的时候给朋友猜。外甥还有没有？再给我说几个。”

我哪里还敢说呀，这形象毁得那叫一个彻底，幸亏目的地到了。凉爽的山间，小溪流淌着从山顶融化下来的雪水，冰凉彻骨。小舅把西瓜、啤酒丢进河边，自顾自地跑进蒙古包里，和牧民谈吃饭的问题去了。山上长着茂密的松树，还不时地有早獭从树洞里探出头来张望，感觉真是好。

我紧了紧陆战靴的鞋带，就吼着花姐和二叔去爬山，小舅远远地喊：“一个小时哦！我带了半只羊，你们玩儿得差不多了就回来。”

这山比较靠谱，说陡峭不陡峭，不陡峭吧坡度还很大，我几乎快和地面挨着了才能往上爬。山林里充满了松香的味道，掺杂着松枝腐败的气息，不过感觉好闻极了。我跑在最前面，不时地伸手去拉一把身后的人，拉二叔的时候，他冲我挤挤眼睛，我当没看见。拉花姐的时候，我那叫一个小心翼翼，但其实她根本不需要我拉，自顾自就上来了。

到了山顶，我开心得要炸了。山高我为峰！我张开双手，眺望远处的山峦，感觉自己快飞起来了。暖暖的阳光洒在身上，我干脆又躺在地上，枕着大石头，感觉真安逸啊。

二叔也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看着身边站着的花姐，说道：“小花，你今年多大了？”

花姐看了看二叔，“二十五了。”

二叔又问我：“你呢，珉儿？”

我看着他说：“我二十一了。”

二叔说：“你们也都不小了啊。真快啊，珉儿刚生下来的时候，我才上小学，如今……唉，老啦！”说着，看看我。

我纳闷，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二叔接着说：“我有个遗憾啊，上学那会儿，有个女孩对我特好，结果当年你爷爷带着我去挖坟了。现在人家孩子都打酱油了，我还是单丁。你们都不小了，也该考虑考虑了啊。对了小花，我们家珉儿对你一直有好感，你应该知道吧，干这行，不好找缘分啊！”

说着停顿了下，看看花姐。花姐没说话，但是我看到她目光有些飘移不定了。有戏！我坐直了身子，二叔又说：“小花，你对我家珉儿，有意思没？如果没有吧，就说出来，也别耽误了谁！”

花姐看了看二叔，又看了看我，“你爸现在天天发火，你还有这个心思吗？”

二叔似乎不担心，“他归他，现在我说的是你和珉儿。咱搬救兵，不能这么搬啊！”

花姐愣了一下，估计没想到二叔会追问。她想了一会儿，“以后再说吧！”说着转身就下山了。

我和二叔愣了，这……这算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这太极打得真叫一个厉害，好半天，我问二叔：“这算不算答应啊？”

二叔看着我说：“算吧？又好像不算吧……珉儿，这事我看不准了，不过人没拒绝你，也算有戏。我帮你了啊，以后别说二叔不帮忙！”

我点点头，二叔也下山了。我站在山顶，看着蓝天白云，心情复杂起来，叹了口气，跟着也下了山。走进蒙古包，迎面闻到扑鼻的肉香，小舅正在烤肉摊前烤着肉，不远处的篝火旁架着一个大铁桶，里面炖着羊肉。蒙古包里的老汉正在凉拌过了热水的蝎子草，二叔和花姐过去帮忙，我一个人拿着啤酒出来，跑到溪水边，打着水花。

饭吃得很香，因为海拔高，酒怎么喝都不醉。花姐跟没事人一样，安静地用英吉沙切着一块羊腿肉。我们席地而坐，小舅居然和老牧民跳起了维吾尔族舞蹈，看得我们不时地哈哈大笑。

当晚，我们留在蒙古包里过夜，二叔和小舅已经开始配合着蝻蝻，打起了呼噜，我却总睡不着，想着今天在山上的对话。我披着一件军大衣，出了蒙古包，借着月光，居然看到花姐站在溪旁的一块大石头上。我悄悄地靠过去，本想站在她背后就这么看着她，可是担心她冷，就走上前去。我刚把军大衣脱下，没想到碰着了地上的一块石头，惊扰了她。她突然转身，抽出英吉沙指向我。我一时有些恍惚，花姐看到是我，收起了英吉沙，“还没睡吗？”

我说：“是啊，睡不着，我看到你在，怕你冷……”说着把军大衣递了过去。

她没有接，转过身，“我不冷，你穿吧。”

我走上前去，把大衣披在她身上，“我都看你半天了，山上冷，别冻坏了！”

花姐回过身，看着我，我们离得很近，月光洒在溪水里，也洒在她柔顺的长发上，感觉美极了。我们都没有说话，我慢慢地扶住她的双肩，轻轻地将她拥入怀中。她没有反抗，我心里异常平静，也许是这份安宁，也许是这份祥和，也许这就是缘分吧。她的头埋在我的胸口，我闭着眼睛，感受着她的呼吸、她的发香，感受着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和她的存在。我等这个时刻，等待了好久，真希望这一刻天长地久，永远不要分开。

我轻轻地抚着她的肩膀，尽管隔着军大衣，我却依然能够感受到她柔软的肌肤，真想把她捧在手心里，好好呵护她。我抬起头，想捧起她的脸，自己却不敢睁开眼，宁可在脑海中想着那冰雪消融的美丽。月光掩盖了我忽如其来的紧张，也遮住了她的美。我轻轻地低下头，近了，近了，近到我的脸上已感受到了她的呼吸。我依旧闭着眼，冷风中，我寻觅着那唇，尽管是冷夜，我却感觉自己被融化了，幸福来得是这样突然。

我似乎就要碰到了她的唇了，花姐却突然用力地推开我。我一个趔趄，从大石头上掉了下去，还好她用的力气不大。我站稳了，这突然的变化，让我从梦幻回到了现实。我不敢抬头，怕那冰冷的脸庞泛着泪光。花

姐转过身，轻轻说了声：“你回去吧，太晚了。”

我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我……我……对不起，我……”

花姐转身将大衣脱下，搭在我的肩上，“我累了，回去睡了！”

我又将大衣递过去，“哦，那我送你。”

花姐摆摆手，“不用！”

我跟了上去，“嗯，大衣晚上盖在被子上吧，冷！”

她没有回答我，转身走了，很快与夜色融为了一体。我痴痴地站在原地，仿佛这一切如同昙花，美丽一瞬又归于宁静。这……这一切是真的吗？我蹲下身子，抚过冰冷的河水，寒冷刺骨，但是这刺骨的寒冷让我知道这一切真的发生过。我站起身，心中复杂，感觉甜蜜而又凄凉，我不知道我是该开心、快乐，还是该沮丧、难过。我恍恍惚惚地走回蒙古包，倒下去就想起花姐。这可真是折磨人啊，唉，我一声长叹，对空寂寥，辗转难眠，难断相思。

迷迷糊糊中，我似乎真的看见了，看见了那冰雪消融的笑容，就在前方不远，但是很模糊，非常模糊。我开始狂奔，想看得更清楚些，想抓住它，可是光却亮了起来，刺眼，无比刺眼，我的脸上……下雨了吗？这……这是什么啊？

我睁开眼，首先看见的是一只牧羊犬。它就趴在我的身边，不知道是不是我身上有羊肉的味道，它居然一直舔着我的脸，而且还舔得津津有味。更无奈的是，我挥手想把它赶开，它又摇着尾巴凑上来舔。我挣扎着坐起身，发现蒙古包的顶毡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拉开了。我退到一处避光的地儿，继续蒙着头睡觉。哼，连觉都睡不踏实！刚刚几个呼吸的时间，我屁股上又被人重重地踢了一脚。我恼羞成怒，一扯被子，刚要发作，就见小舅插着腰，唧唧歪歪地说：“你小子也过了长身体的年龄了吧，咋跟老汉一样，睡个没完呢？赶快吃饭！咱今天中午前要赶回去呢，快起来！”

我不甘心地说：“再睡会儿！”

小舅一把拉开被子，“睡个屁啊，快起来吃饭！一会儿，可没人给你热饭！”

外面那叫一个冷啊！我起床没多久，就觉得手脚冰凉，到小溪旁抹了

一把脸，就晃晃悠悠地找地方去方便。我打了一个很大声的哈欠，刚解开裤子，就听见背后有声音。我一转身，吓得尿又憋了回去，是……是花姐。她穿了一件黑色的背心，拿着一个湿毛巾擦着脖子，我着急地转身，打着哈哈，“花……花姐，早啊，锻炼去了？”

花姐也愣了一下，随即“嗯”了一声，转身往蒙古包走去，突然又转身，冲我说了一句：“你拉链开了。”

我赶忙低头，连说：“啊，啊，对不起！我……”

拉好拉链，她已走远。我松了一口气，怎么每次内急的时候，她都在啊？我刚走一步，才发现内急还没解决，天啊，简直一片混乱。

饭后，小舅把没吃完的羊送给了牧民，还给了人家200块钱。花姐坐副驾驶座，我和小舅坐后面，一路上，我想尽了办法要和花姐说上一句话，结果都是徒劳。小舅死缠烂打地让我给他讲荤段子，我打死不从，只觉索然无味，就晃晃悠悠地睡着了。

到家门口的时候，花姐他们都下车了，我拖着极长的口水条，被二叔叫醒。

“你回头过来给我洗车啊！你看这口水流的！”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拉着二叔问：“花姐没看到吧？”

二叔说：“她看见你睡觉呢，就没打扰你，看没看到你流口水，我就知道了。”

我急匆匆地拿过背包，逃也似的和二叔告了别。回家后，我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躺在床上想美事，昨晚的一幕幕浮现在脑海。我后悔当时没有睁开眼睛，后悔没有快点吻下去，后悔没有抱紧点，总之，我在后悔和快乐中沉沉地睡去。这一觉，我一直睡到了下午，以至于醒过来也不想起床，还想继续做梦，梦见花姐。

接下来的两天，我去了爷爷那儿，他似乎不想和我这个小辈有太多的交流。我想去花姐那儿联络一下感情，却又没人，这让我十分担心。不过想想，反而又安下心来，不见或许也是好事。我心里总也摆脱不了那个大坟包，每次想来总觉得有太多的遗憾，这不得不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尹三爷，或许从他那儿能得到些消息。我向爷爷讨来尹三爷的电话的时候，他还提醒我，不要将大坟包的事说出去。

回到家里，我先翻了翻新疆地图，接着给尹三爷打了个电话。第一次没人接，第二次又没人接，第三次还是没人接，一直到晚上，一个陌生的电话打到我手机上，我接了起来。电话那头，一个如雷般的声音说：“今天谁给我打电话了？”

我那叫一个开心，这声音太让人印象深刻了，我怎么可能不认得？我激动地说：“尹三爷，是我，珉儿！”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我就知道他没想起我是谁。我说：“我啊，珉儿！”

“珉儿？哪个珉儿啊？”

我“哼”了一声，撒娇道：“尹三爷，您不会老了吧，我是二爷的孙子，您的干孙子，珉——儿！”

电话那头没等我继续说就炸雷了，“呦，呦，珉儿！我的孙儿！你早说嘛。咋想起我这个老鬼了？”

我哈哈大笑，“大爷爷出国了，我以为你也跟着去了，这不是打电话问个好嘛。”

电话那头说：“哈哈，老汉我好得很，我就是死也不会像你大爷爷那么没出息，跑国外，哼！你在哪儿呢？”

我说：“我回来好久了，在家呢，这儿有事要问您啊，您在哪儿呢？我去找您？”

尹三爷说：“我啊？我在石河子，嗯，有事啊？这个……”

我说：“不方便吗？我去找您？”

尹三爷说：“不忙，不忙！明天我回来，中午到。孙儿回来了，我肯定是要见见的嘛。对了，你是不是没钱了，要我给你寄点吗？”

我说：“钱有啊，就是想您了嘛，这一年多不见，想念您嘛，顺便提点问题。”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那行，明天中午，我给你电话！”

挂了电话，我那叫一个高兴。我实在有太多的问题要问了，心里实在激动啊！尹三爷人直，直人就要说直话，嗯，有戏！

第二天一早，我就给小舅打了电话，想订个包厢，结果直接被他拒绝，说招待不起我，准是猜出我是去混吃混喝的。没办法，我只好找了一

家好点的酒店，订了一个包厢，安心地等尹三爷。这次等待，我知道了什么叫烦躁，果然如同大爷爷他们说的，每次他都迟到，我一直等到下午四点，才接到他的电话。期间饭店给我打了无数次电话，问我几点到，我给尹三爷也打了无数次电话，他只说快了快了。见到他时，我已经没了激动和想念，反而多少有些埋怨，不过还是很开心。尹三爷依然穿得很低调，唐装上尽是五颜六色的油渍，加一条颜色老旧的裤子，裤子的屁股部位磨得锃亮，一双不知道穿了多久的皮鞋，只是这次没带蛇皮口袋。

车刚开门，尹三爷就冲我吼道：“哎呀，孙儿，想死你三爷了！快来自来看看！”

我走上前去，他一把拍在我背上，拍得我那叫一个疼啊。他说：“嗯，不错不错，小身板还是很好嘛。哈哈，你还抽烟啊？早说啊，回头给你买条中华，带学校抽去！”

我“嘿嘿”一笑，“中华就不用了，还是先吃饭吧。三爷，您坐一天车也累了，不如吃个饭，再到我家休息一会儿吧？”

尹三爷说：“饭是要吃，休息就不用了，晚点还要走。”

我“哦”了一声。到了饭店包厢的时候，领班用一副要杀人的眼神看着我这个忽悠她无数次说马上到的人才。我也不解释，点了几个菜，见服务员出去了，就开始和尹三爷套近乎。

尹三爷倒是不见外，饭菜没端上来就说：“孙儿，嘿嘿……找老汉有事啊？”

我“嘿嘿”一笑，“三爷，这酒还没喝，说事感觉怪别扭的，要不咱先吃会儿？”

尹三爷说：“不兴这一套，老汉我直来直去。说吧，憋着不说，我老汉吃饭没劲儿！”

我想了想，喝了一口茶，“三爷，我吧，对内地怎么看坟还是了解一些的，但是新疆太大了，而且这个地方，看坟包子看不出个所以然啊，所以嘛，我就想问问三爷，你们都咋看啊？”

尹三爷看着我，这时凉菜上来了，他二话不说，抓起筷子就开始往嘴里扒拉。吃了几口，见服务员出门了，他停下筷子，“你爷爷没教你吗？”

我说：“就跟着去过几次。”

尹三爷说：“你都会什么啊？”

我说：“嗯……五行、星象什么的，在四川跟了个掌眼，学了些，出师后自己也挖过。呵呵，但是回来后很多地方摸不着头脑，所以一直很惆怅啊！”

尹三爷撇撇嘴，“掌眼？找坟头的那种人吧？内地都叫这个，不过我就看不上他们。挖坟一锅端，自己做了事还不敢承认，一样本事分成好几个人做，谁离了谁都活不了，不过你从这最关键的一点学也是对的，比起那些出力的要好得多，其他的，比如支锅什么的，看过没？”

我点点头。他接着说：“那就好，自己一定要做个明白人。还有要小心啊，现在不比以前，国家管得严了，没有那么多空手套白狼的便宜事儿了。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

我说：“我刚才说，新疆那么大，怎么找啊？”

这时候热菜都上来了，虽还没说出个所以然，但是我也没着急。

他说：“这个嘛，是要慢慢来的。”说着夹了口菜。

这句话等于没说，我暗想。他似乎也看出了我的失望，“必须要了解新疆的过去，想当年我们那会儿，跟着师父，第一件事就是了解新疆。现在的书看了没用，你至少要知道两千年内，区域分布情况和朝代怎么变化，经过了哪些战争，有战争就会有死人，死了人就要埋。再者说，这发生战争，人就会跑，人跑了，祖坟什么的就留下了。不出百年，后代连自己祖坟在哪儿都不知道了，这才给你机会要你挖出来看看。”说着又开始吃了起来。

我说：“那之后呢？用什么方法呢？”

尹三爷说：“你不是学过掌眼吗？新疆和内地不同的就是游牧民族不像内地那么多讲究，很多民族都有祭祀，你要了解祭祀想祈求的是什么。而且很多文化和外国的很像，所以新疆坟多，被挖的不少，但是大坟头被挖掉的没几个，为什么呢？就因为不了解嘛，你最好从这方面看看吧，应该会有帮助的。还有，你爷爷不愿意去沙漠，其实沙漠里文章大呢，毕竟两千年前，那是不是沙漠不好说啊，沙堆下面有的是宝贝啊，呵呵。”

我好像懂了一些，但是又好像什么都不懂。不过我知道该怎么入手就

比较好办了，我接着问：“三爷，您去沙漠挖过吗？”

尹三爷倒是比较得意，抹了抹油汪汪的嘴说：“那当然，我一个老头哪儿都可以跑，不像你爷爷，每次都拖家带口的。”

我忙问：“那沙漠里什么情况啊？”

尹三爷说：“你看啊，沙漠这几年热起来了。现在国家重视文物保护，内地重点地段几公里就安个防盗设备，下手的可能性就小了。但是沙漠不一样，地儿大，东西保存得好，而且国家手还伸不到那儿去！”

我说：“可是危险啊，碰到吃人坑，危险系数大啊，连人带车都会……”

尹三爷哈哈大笑说：“那都是哄小孩的，我最近都在沙漠里，也没遇见个杀人坑，要不吐鲁番也不会成景点吧？”

我说：“我觉得还是存在的，三爷你要小心啊。”

尹三爷说：“哈哈，乖孙儿，爷知道的，哈哈。其实都知道有危险的，只是就那儿还算是片净土了，要是遇见个被人挖得乱七八糟的，是会被气半死的。”

我灵机一动，想起爷爷最近才遇见的那个事儿，问：“三爷，你遇见过自己看好的坟，结果去了才发现已经被人挖了的经历没？”

尹三爷这只老狐狸啊，鼻子灵得很，马上说：“哦，你爷爷最近遇到了？”

我愣了一下，“没……没有，就是问问。”

他哈哈大笑，“还骗我，你干爷爷我看的人比你见的物都多！哈哈，在哪儿栽了？”

我咬咬嘴唇，还是决定说了：“在……黑戈壁！”

尹三爷喝了一杯酒，“黑戈壁……胡子坟啊？老鬼倒是能想啊！看来也是找不到好坟挖了，整了个胡子坟，哇哈哈。什么情况啊？说来听听。”

我把大概的情况说了一下。尹三爷吃了几口菜，“没事儿，肯定是几个刚上道的。现在挖坟的除了尸体，其他的什么都能拿来，最少卖个三五千的，掘坟的事只有新手能干。他们蹦跶不了几天，哈哈，回头告诉你爷爷，还是去沙漠吧，我还可以给他做做向导。”